

胡漢民先生在中央紀念週的演說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印

胡漢民先生在中央紀念週的演講

要目

▲滿清之亡可說因爲太違反了三民主義

▲今後大官不負責不做事便要重演前清幕與吏的弊病

▲我們考試的意義

▲今後黨員工作的三個標準

▲中央告全國工友書完全根據總理的遺訓

▲目前做民衆運動一個大毛病和他兩個原因

▲革命者要始終領導民衆不能跟着少數民衆亂跑

▲俄國自家的情形和第三國際的把戲

▲歐洲各國實施社會主義的狀況和俄國的覺悟

▲革命先要革心清黨先要清心

(二)

各位同志，關於政治方面的情形，剛才已有戴季陶先生報告過了。兄弟現在就戴先生所說的，再來補充一點。戴先生對於滿清吏治腐敗的原故，分析得已十分清楚，不過兄弟覺得滿清一切制度的不好，政府所以傾覆，總原因不在別的，可說就在太違反總理的三民主義了。這句話看上去似甚膚淺，其實細想起來是很切當，並且隨時隨事都可以看出的。如滿清的政治中心何以總不穩固，是因為他以異族來侵略我們漢族，奪取我們的政權，剝奪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雖然表面是可以以用威力來壓迫住，但是人民內心的反抗，却常常醞釀着，一觸即發，隨處會生影響的。如此他的政治中心自然常常在動搖的可能之中了。說明白點，不就是因為違反了總理的民族主義嗎？滿清的一切制度，有一個最大的病根，就是專制，官的階級分的很多，大官是人，是官，抬得極高，小官不但不是官，甚且視同奴隸，幾乎不是人了。大官堂高簾遠，只享受虛榮，搭足架子，而實在不做甚麼事，國家並

(三)

非因事設官，變成因人設官了。小官做着很重的事，反而博得個奴隸的地位，連參加考試的資格都沒有，要知奴隸的辱恥，不是白白的屈受的，一定有所爲，有所圖，要求得代價，於是營私舞弊，無所不至，把一切制度都弄壞掉而後已了。就如戴先生剛才所舉，直接與民衆發生關係的司法警察，保安警察，收錢糧的公差等等，這班人雖都不爲人所重視，而他們所執掌的，却都是地方的要務，就是官吏中的要職，如果求在這種地位的人，都有品格，都能潔已奉公，而上面大官的重重疊疊的專制與壓迫，却不除掉，那怎麼行呢？有品格的人，誰肯來幹，來幹的人，誰又不是足以敗壞法度的呢？我國漢唐以前，小官多而大官少，漢唐以後，便小官少而大官多。秦漢以前，祇干涉人民的行爲，不干涉人民的思想，秦漢以後，不干涉人民的行爲，而只干涉人民的思想。到了滿清，可算是我國大官最多之時，也是我國人民思想最不自由之時。試問專制到了如此，一切制度就是良好，又如

(四)

何能有作用，這不是明明白白違反着總理的民權主義嗎？再說民主，滿清初入關時，所以覺得厲害的，一半固然仗着武力，一半還是因爲他能注意民生，我國那時民生實在糟極了，被張獻忠李自成等殘殺攪亂以後，地方真是亂到極處，人民真是苦到極處，滿清一來，大體上居然能撫循百姓，教大家能各安生業，那焉得不在政治上占着勝利呢？總理說過：建國之道，首重民生，那時滿清既能首重民生，所以暫時便給了他統治中國的機會，接着甚麼康熙乾隆，便都稱爲聖祖仁皇了。滿清中葉以後，政治越過越壞，同時民生也越過越蹙，洪楊以後，一班漢臣，如曾左胡駱等，不省大勢，仍以聖主仁君歌頌其主，而絲毫不想民族的自決，並不明白清初諸帝所以得仁聖之頌的相當理由，他們那時在兵戰之餘，並不切實注重民生，所以清末的政治中心，固然失去，就是一切制度，也維持不了。人民總想法外求生，大都挺而走險，政府又焉得不倒呢？而問起原故來，豈不又是因爲違反了總

(五)

理的民生主義嗎？說到幕與吏的弊病一層，就是上文所謂秦漢以後干涉行爲的結果，原來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秦漢以來政府多給了人民的自由，乃是說政府對於人民太不盡治理之責。譬如保護人民，讓他得以安居樂業，也是這裏所謂「干涉」的一種。滿清時一切所謂內閣軍機封疆大吏，那本來是壞人，做了官居心就想做壞事的，不必談了。就是爲人好一點，存心好一點的在他們職務之中，也每每以清淨無爲高拱端坐爲高尚，一切關於人民的事，聽其自興自滅，自生自長，而不願積極爲人民謀一點進步。但是主要的官雖然在上面如此不管事，以政簡刑清，粉飾太平爲務，而事實是自然要找着統治的機關，無從清簡的，那麼就完全落在幕僚與吏役的手裏，所謂秦漢以前的小官與小事，便通通由幕與吏兩種人去分別担任，而主官却不聞不問，這其中的毛病就大了。最明顯的是幕與吏一班人，從來只抱個替人做事的心，對外他們本不負責，他們只要暗中替自己的私利打算得周到，

就是前清一般的紹興師爺有一句話說「紗帽是東家的」，足是他們明知事情做得好是東家升官，事情做得壞也是東家革職，而他們的飯碗橫豎都有着落。那麼他們的一切行爲，對於人民還有甚麼好影響呢。至於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乃一切以總理的主義爲根據，以民衆的需要爲標準，固然要注意制度，更要知軍軍制度好，是不足以維持根本的。就以戴先生所說到的軍隊一層而論，滿清的軍制，確是多經改革的，並且內亂一次，軍制改革一次，便延長他的政治壽命一，嘉慶年間，川湘之亂以後，已把以前所有的軍制完全交換了，而洪楊以後又改爲巡防營的制度，後來更改成新軍，及至改到最好了，而清代也就告終了，豈不奇怪麼，原來練成新軍以後，恰巧練出許多革命黨人來，恰巧接受了民族主義，軍隊爲黨人所用，革命就此推進了這豈是當時滿庭主張革新軍制的人所及料的呢。滿清戊戌變政以後，對於許多制度，有兩種情形，一種乃想改好而終於沒有改好的，一種乃的確改好

(七)

以後，而對於滿清政府格外不利的，這完全因爲那時的政體和局面，根本違反着立國的大道，三民主義，雖然枝枝節節的在制度上努力，無論成敗，那歸無效啊。談到考試一層，滿清的考試，分明是愚民政策，一個人拿着八股，試帖，小楷，這些法寶，從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上去，考到無可再考時，便掉過來，將那些法寶，再去考別人，如此人考我，我考人，考來考去，都是那一套，與國計民生，絲毫無關，猶如現在盲目的民衆運動一樣，我運動人，人運動我，究竟大家所運動的，是否黨國所需要，大家都弄得莫名其妙，被這種制度圈套住的人，只管在裏面旋轉，自然莫名其妙了。至於當初利用這種制度的人心裏可明明白白的，目的是替我們民族造成這樣一種智識階級，去操持輿論，除此以外，別去無所謂智識階級，便別無所謂輿論，別無所謂思想，而天下事乃大定矣，這原不是滿清的發明，唐太宗看見士子紛紛到長安來投考，便笑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自

來違反民權主義的專制君主，誰不用這套把戲來箝愚羣衆，而維持他一姓的尊榮。直到總理手造了民國，才算將這種根株斬斷，從那無底的陷人坑裏，把一般所謂智識階級的民衆永遠救免出來。至於我們今後實行總理所定的考試制度，當然是爲的拔取黨國的人才而考試，爲的澄清全國的吏治而考試，爲的實現總理的三民主義而考試，有著絕大的爲國爲民的目的，自與以前的所謂考試完全不同了。

以上是兄弟補充戴先生所報告的話，現在兄弟再報告關於黨務的問題，黨員今後當訓政的時期，就竟應該做何種工作，中央幹部的同志，已經深思熟慮的好久了，現在許多同志要工作做，有的實在是求解決個人生活問題，也說是求工作，猶如民元的時候，盛行「要服務」一句話一樣。這不能怪一般的同志，而實在怪中央沒有早點定出所謂黨的工作標準來，兄弟以爲要確定本黨今後工作與運動的標準，有三箇前提，一，要合於主義的要求，二，要合於民衆的利益，三，要

合於訓政時期的意義。黨的工作，猷如學校裏的課程，軍隊裏的操練一樣，學校裏無適當的課程，學生只好睡覺或亂耍，軍隊裏無適當的操練，兵士便不能臨陣，甚且要犯法了。黨員沒有適當的工作，大家閑居，或是盲動，黨的作用何在？所以中央不久就要發表黨員今後工作的標準，教黨員有所遵循，而黨員求工作的有時只要向這種標準求，或向自己求便行，不必一定要向人求了，這是可以預先報告的。

前一週中，中央幹部已將今後工人運動的標準發表了，工人運動乃民衆運動中要緊的一部份，所以大家看了工人運動的標準，就可以知道中央對於一般民衆運動的旨趣了。中央先後發表了那篇告全國工人書，原是整頓一切民衆運動的入手，同時也就是所以告誡做工人運動的同志的。凡是要做訓政時期工作的同志，對於這篇文字，都應該細看熟讀，認識清楚，並且要知，竟篇文字內容所定，並非中央同志最近所創，乃根據的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總理對於工人的演講，可見

總理所給我們的不僅僅有主義而已，而且有政策。凡是我國工人運動應取的方針，總理當日早已洞察，對於工人所說的那一番話，也就沈痛已極，透闢已極了。我們自來沒有切實照總理的話做，沒有將總理遺在時間上所有的綿遠的常新的價值，時時表彰出來，是我們的大錯！

現在可以把我們同志中做工人運動的錯處，詳細說一下。同志中做民衆運動的，常常犯一個大毛病，就是只顧自己不顧人。他們不將民衆屬於黨屬於國屬於民衆自己，而以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所謂「取得民衆」，乃做民衆運動的人取得民衆，歸自己所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如果幾個人同做民衆運動，同走一條路的，那麼大家便都覺做這條路只該自己走，不該別人走，大家只看見自己的一部分，而不看見別人的別部分，於是就鬧起「奪取民衆黨內鬥爭」來了。譬如同一黨部中，從前分青年，婦女，商人，工人，農人等部，假如你代表青

年部講話，他代表婦女部講話，我代表工人部講話，那我們三人就各人祇見到各人所代表的一部，見不到他人所代表的各部，也見不到整個的黨部，更不必說到整個的黨了。遇到甚麼事件，三個人先爭論不已，更不必說三個人工作影響所及的地方，格外觸處起衝突了。現在黨部變更了制度，合成組織，訓練，宣傳三部，縱的方面沒有甚麼分別了，但是橫的方面，每部對於民衆所說的話，仍舊不與其他二部所說的相同，若似乎非如此在自己的立場上不足以稱爲「代表民衆」，而窺其用心，是何等的專精，同時又是何等的狹窄呢？狹窄到了極處，便不知有國，不知有黨，而只知有己了。季陶先生曾經代表中央對許多同志說過：「大家倘若既忘却了」「中國」，又忘却了「國民」那麼大家自問，究竟竟於何處，究竟屬於何黨，究竟做的是那一黨的工作呢？這句話說真覺痛心，許多同志不明白總理的主義，和政策，只以爲動便是革命，至於未動以前，應該如何，既動以後，應該

如何，通通不顧慮到，而只管盲動妄動起來，結果自然要一直動到中國以外，和國民以外去爲止了！

同志們做民衆運動，民衆運動所以走上這樣錯路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乃誤將破壞革命中適用的民衆運動，應用到建設革命中來。目的在破壞的民衆運動，原比較簡單，不過設法教民衆動起來，達了破壞的目的，一個運動就告終了。事實上需要顧慮的地方比較少些。至於現在，却大非其時了，甲部分人的，運動是與乙部分人有關的，是與全民衆有關的，前面的運動是與後面的運動有關的，運動的目的也大了，運動的方法也難了，何能輕舉妄動，而不通盤籌算呢？戴先生說過：「在民元以前辦報，」可以不要甚麼文章，只要在報紙上排印三個頭號大字，「殺殺殺」作用就夠了，試問現在辦報，可能仍用三個「殺」字去代替文章呢？現在再教戴先生去辦報，他是斷然不會再這樣笨做了吧！兄弟以前也曾說過：「我們的敵人緊逼着來，

我們到他的後方去放一把火，對不對；對的，因為對於逼緊的敵人，只有破壞，沒有別樣。現在統一了，建設了，而自己分出前方後方來，向自己的後方也放一把火這究竟是奸細的行徑呢，還是同志的行徑，——這樣極粗淺的道理，一定不會還有人不明白，不過因為其人私心太重，一心只要把自己捧出去，覺得自己背後如果沒有工會，或是所有的沒有別人多，就表示不出自己的很處。這樣一來，對於別人明明是同志同胞的，不知不覺的也視同敵人一樣，從他後方放起火來，並且不知不覺的把破壞革命的民衆運動誤用到建設革命中來了。第二個原因乃上了共產黨的惡當。自己始終未悟。許多同志在本黨未曾清黨以前，曾經有若干時候，和共產黨合作過的，便深中了他們的毒，而至今積習未除，即如說話一件小事情，如果喊的聲音不如他們的大，心上便覺得他們革命些，而自己是不革命，一定要勒破嗓子的喊起來，等於他們或甚過他們，然後才快意。凡事都以共產黨徒爲準，並且要

變本加厲的，自己格外甚過他們，可糟不糟呢？鮑羅庭在海參威曾經辱兄弟說過：「有許多過分的舉動，都是你們國民黨自命爲左旅的人做出來的，我們共產黨並且敬謝不敏，還做不出來呀！」真的有時候他們不過提議工人每日工作七八小時，而我們有人要更革命些，便提議每日工作五六小時；他不過替工人要求加薪一倍，而我們有人更要革命些，便要求加薪四倍，如此的力求革命，如此的做民衆運動，動機何常何嘗是爲革命，爲工人，完全爲的把自己捧出來罷了。辦法又何嘗顧到全體民衆，整個國家，和永久大業，只看到工人一部分人，和目前的一時罷。而結果却是全民全國，永久受害，就連工人一時的利益又在那裏？那班人刻刻要捧自己的，到底能把自己捧到那裏去呢？國內有許多地方的工人，在已經明白了，如廣州工會已知道罷工加薪實在沒有好處，因爲工錢一加，資本家便不得不擡高的物價，物價是一擡百擡的。工人所加的薪水，甚至不夠抵充生活中因擡高的多費

，工人在工廠以內雖然是製造者，但是出了工廠以後，終免不了要做消費者的，進了工廠多得的錢，出了工廠又完全失掉，不過過一手而已，那又何苦來呢？再則機器工業全靠有相當的資本相當的贏餘才能發展，或維持，鬧到工廠開不成，根本且無工而做，無薪可拿，加薪不是變成空的了嗎？廣州火柴廠原有三四十家的，因為開加工錢把廠都鬧的倒閉了，大家既非用日貨不可而工，人又無處求生活，襪廠將近百家的，也因為開加工錢鬧完了，又是一大批工人賦閑起來。印刷廠開加工錢把廠鬧倒了一大半，廣州的印制件分頭到廈門和香港去辦理，覺到價廉物美廣州市的印刷業，便就此一落千丈，而印刷工人的生活和前途，也就此一落千丈。經過這許多事實以後，廣州工人明白了，再也不隨便聽人鼓惑，輕舉妄動了！漢口工人從去年起，也有了相當的覺悟，有人勸他們要求加工錢，他們便說「工錢可以允許你們去要求增加，但是我們以後要長久工做，請你們給我們一個切實保障」

，這就是工人已經覺悟的表示，說到這裡，事情就覺得奇怪了，何以工人本身本來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已多覺悟到此，而做工人運動，自命爲最革命者，爲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人，何以還不知注意及此呢？如果說有許多工潮是未覺悟的工人攪出來的並非做工人運動的人帶錯了路，那麼是最革命者應該始終設法去領導着多數民衆，而始終不能爲少數民衆所領導的呀。不覺悟的工人亂鬧罷工，做工運動的最革命者便束手無策，聽其自然，甚至隨衆附和跟着亂跑了，這究竟成箇甚麼最革命者呢？

自命爲革命者心目中所最景仰的應莫過於俄國，現在便就俄國來說，我們先要問，俄國何以要舍去一切本來所謂共產的辦法，而退到新經濟政策上來？何以不讓工人自己去管理工廠，而乃要另外派人去管理？何以仍要定下生產的限額，工作的時間，工資的多寡等等？自從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罷工便是反革命，這許多問題大家不可不研究